



河北迁安市卫生局退休干部孔繁枢：

无偿献血我快乐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瑛

孔繁枢是河北迁安市卫生局的一名普通干部，20多年来坚持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累计无偿献血24次，献血量8800毫升。他说：“我就是希望用我捐献的爱心热血，挽救更多伤病群众宝贵生命。”

难忘初次献血的自豪感

孔繁枢曾是迁安市卫生局的副局长，如今已经退休。在采访中，他快人快语地讲述起了他的无偿献血经历。

“1986年，我市第一次组织各单位参加唐山市的公民义务献血活动。当时市内没有血站，献血者必须去唐山献血。我当时在县卫生局医政股工作，负责带领献血者去唐山。那时的条件挺艰苦，每隔一天就坐租来的大公共汽车去一次，路也不太好走。虽然一路颠簸，却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虽然按要求去的人只有一半能献血，但大家都争先恐后体检，生怕自己不能献血。我也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感染，挽起袖子坐到了采血桌旁。当看着200毫升的血液流入血袋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孔繁枢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献血的情景。也正是那时，他的心中种下了奉献的种子，与无偿献血结下不解之缘。

再次献血要“带好头”

国家提倡无偿献血。与计划献血相比，无偿献血既可以为用血者提供安全可靠的血源，也能更好地保证献血者的健康。2000年，迁安市建立基层血站，由于刚刚成立，当时人们对无偿献血有偏见，参加自愿无偿献血的人几乎为零。作为卫生局的领导，孔繁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无偿献血的好政策顺利实施，他决定带头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用自己的行动带动身边的人。2003年迁安实现由指令性计划献血向无指标自愿无偿献血转移，而在那之前的2002年6月份，孔繁枢就来到血站率先献出了400毫升鲜血，走在了无偿献血的前列。

从那以后，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规定的允许献血年龄之内，只要自己的血液合格，每半年献一次。每次献完血后，他就在日历上半年后的日期处做个标记，提醒自己去献血。同时，他还总是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无偿献血的好处。在他的带动下，迁安卫生系统无偿献血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自血站成立以来，该市卫生系统工作者无偿献血者人数已达568人，献血达1650人次，共66万毫升。

定期献血已成习惯

平时，不论工作多繁忙，孔繁枢都会把自己定下的目标记得很清楚，定期献血，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妻子抱怨说，他自己的生日不记得，也不会把要去献血的日子忘了。受他的影响，家人也习惯性地帮他推算献血日期。“别看我装着不理他这茬儿，其实是很赞成的。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吃得好，油水多，献血还可以降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他的妻子笑着说。

如今已经退休的孔繁枢，献血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平日里特别爱关注电视上、广播中与无偿献血有关的报道。“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A型血告急了，我这干着急，终于又到日子了，看看还缺我血吗？”孔繁枢满眼的期待，恨不得自己是万能血型，缺什么型的自己都能补上才好呢。

已经过了55岁的孔繁枢，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年龄不再符合无偿献血的要求。当听到工作人员说以前经常献血的人如果还想接着献的话可以延续到60岁时，他激动地说：“那可真是太好了，只要允许我献，我就坚持！”

“我希望更多的人拥有健康，当我的热血在别人身体里流淌，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时，我感到奉献的快乐！无偿献血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孔繁枢说，在无偿献血这条路上，他将坚定地走下去，把下次献血当成是一个新目标，向着目标前进，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无偿献血人。



孔繁枢在献血。王会芳摄



更多中国故事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

本版编辑 闫静 徐达
美编 吴迪
邮箱 jjrbzggs@163.com

大森林中的坚守

——记黑龙江沾河林业局防火通讯瞭望员朱彩芹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人物小传

朱彩芹，女，黑龙江沾河林业局防火通讯瞭望员。1988年夏，朱彩芹和丈夫一起入选通讯瞭望队，从此与大森林为伴。20多年来，辖区内只要有情况她都能及时发现，并在第一时间上报，从未误报漏报；她及时准确发现了无数次火情火险，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几十起。朱彩芹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连续多年被评为沾河林业局“三八红旗手”和劳模标兵；2012年荣获黑龙江省“五一巾帼”奖章；2014年入选全国“十位最美职工”，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白雪皑皑，林海茫茫，这里是小兴安岭北麓的黑龙江沾河林区。

沾河林区原始大森林里，有一座海拔584米的猪山。猪山山峰上，有一座24米高的防火瞭望塔。一位身着迷彩服的中年妇女，正举着望远镜，顶着猎猎朔风，站在瞭望塔上，下方是无际的林海。她就是2014年度全国“十位最美职工”、“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沾河林业局防火通讯瞭望员朱彩芹。在这座高高的瞭望塔上，朱彩芹已坚守了26年。

艰难危险的工作环境

1988年夏，朱彩芹新婚不久，通过考试和丈夫王学堂一起入选通讯瞭望队，成为沾河林区第一个夫妻瞭望组。从此，夫妇俩就与大森林为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大森林深处值守，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吃水要穿过密林，去6里外的山下小河里背，来回就要三四个小时。山路崎岖陡峭，空手走一趟都得歇几次，何况背着重重的一桶水。为了省水，他们舍不得煮粥煮面条。能背水吃其实算是好日子，秋后到早春，河水封冻，他们就只能吃雪水了。粮食、蔬菜、日用杂货要到18里外去买，一个来回就要大半天。因此，每个防期进驻时，朱彩芹夫妇都要储备够几个月吃的粮食、土豆、干菜和咸菜。

林海荒无人烟，孤独、艰苦自不必说，更危险的是身旁狼虫出没。26年来，朱彩芹每天都要警惕猛兽、毒虫的袭击，经历的凶险数不胜数。

对常人而言，吃水是寻常事，但对



图① 朱彩芹背一次水来回要三四个小时。

图② 朱彩芹在用刻度盘测定烟点位置。

图③ 朱彩芹每天十几个小时坚守在瞭望塔上。

黄小东摄

于朱彩芹夫妇，有时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有一次，朱彩芹背水返回的路上，刚想歇脚喘口气，忽然听到身后粗重的喘息声。回头一看，呀！三只饿狼就在她身后几米处，吐着猩红的舌头，流着口水，一字排开，一步步地逼近。慌乱中，朱彩芹抓起脚下一段枯枝，一边当武器挥舞，一边慢慢向瞭望塔退后。等回到塔下小屋时，冷汗已经浸透了她全身的衣服。还有一次，她返回瞭望塔途中，丛林里惊出了一只黑熊。黑熊对她穷追不舍，她就绕着大树躲藏，和黑熊兜圈子，好不容易才甩掉了黑熊。黑熊走远了，她瘫坐在地上，很久才爬起来。

开春后，天气转暖，冰雪消融，生活方便多了，但山中蚊子等毒虫又开始猖獗起来，尤其是“草爬子”。可别小瞧了这种小虫，被叮后若不及时处理，就会患上森林脑炎，严重的甚至能要人命。每次背水回来，朱彩芹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衣服抓“草爬子”，一次能抓一两百只。在大森林里坚守了26年，朱彩芹身上被“草爬子”叮的伤疤都数不清了，一到阴雨天又疼又痒。

1992年，朱彩芹的儿子王留洋出生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带着儿子一起进了山。朱彩芹在塔上值勤，孩子就放在塔下小屋内。有一次，朱彩芹正在塔上瞭望，忽然听到孩子在身后哭。最初她以为是幻觉，后来还是忍不住跑到外面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魂飞魄散——孩子光着屁股，两只小腿在半空里乱蹬，原来他自己爬到20多米高的塔梯上了！还有一次，4岁的儿子追着野兔，跑进了深林。夫妇俩在密林里到处寻找，后来，听到了大山深处隐隐传来孩子的哭声，跑到近前见到孩子安然

无恙，朱彩芹悬到嗓子眼上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从“门外汉”到“土专家”

猪山地势高，俯瞰大半个沾河林区，通讯辐射面广。朱彩芹夫妇值守的451号塔是全局22座瞭望塔中的主塔，承担着全局森林通讯的中转任务。塔上安装了全局唯一的TK-720对讲机通讯中继台，负责联系其他21座瞭望塔和20个林场的500多个电台。辖区内只要有情况，朱彩芹都能及时发现，准确计算出坐标，在第一时间上报。20年来，无论遇上多复杂的情况，她都应对自如，从未误报漏报。

刚从瞭望员工作时，朱彩芹可没这么顺手。1988年秋天，她第一次爬上塔顶。塔楼在山风中摇晃着，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转，趴在地板上站不起来。良久，她咬咬牙，紧盯着塔楼板墙，小心翼翼地挣扎着伸直身子。向下一望，只见雾气蒸腾，哪里分得清烟雾、云气、扬尘！

上级询问林区情况，朱彩芹拿起话筒，不知道该如何报告。她明白自己不称职，急得整夜合不上眼。从此，一本《瞭望员手册》被她放在手边，有空就看，直到将册子翻烂，内容倒背如流。她虚心向技术人员请教：对讲机故障如何排除，保险丝烧了怎么修理，什么叫经纬度，怎么看比例尺……为了提高观测水平，朱彩芹留心观察烟雾、云气、扬尘的细微差别，得空就到外面转，用脚步丈量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实地勘察环境状况。很快，她一眼就能分清烟雾、云气和扬尘，对周围的山林、道路、地貌也了如指掌。功夫不负有心人，

身边的感动

山东胶州张家屯村村民姜恩兰：

10年替夫还债近百万元

本报记者 刘成 通讯员 刘伟

10年前，山东省胶州市张家屯村姜恩兰的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115万元的欠款。面对巨额债务，这个普通农妇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一笔一笔“针挑土”般地偿还。即使在病重进手术室之前，还不忘告诫两个儿子要偿还父债。如今，欠款仅剩20余万元，用她自己的话说，“终于看到活路了。”

1976年，24岁的姜恩兰从诸城市辛兴镇嫁到张家屯，和丈夫一起摆小摊、开饭馆。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逐渐成为上世纪80年代远近闻名的“万元户”。

1998年，看到自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好大喜功的丈夫未深入、全面地考察市场，便执意要开办化工厂。丈夫虽然要强，但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哪能懂经营工厂？后来发生的事让这个原本殷实的家庭一下子跌入谷底，进料全靠贷款和借钱，买家取货则是赊账。眼看

化工厂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越亏越多，姜恩兰劝丈夫及时收手，但是丈夫却不服输。化工厂一天不了一天，丈夫无法承受重压，从此一病不起，一躺就是3年，直到2004年去世。

“老头子最后的日子，要债的快挤破大门了。”姜恩兰说。最后一算，丈夫给她留下了115万元巨债。

丈夫去世后，姜恩兰独自经营着小吃部，吃客人剩下的饭菜，捡来树桩当柴火，既当厨师又当服务员。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姜恩兰认为，“能省一点是一点，用自己赚的钱还债，心里舒坦！”

小吃部本小利薄，当天卖的钱留出第二天进货的本后，所剩无几。姜恩兰积攒起来，每次还个三五百元，庄邻本家、老少爷们，一笔一笔“针挑土”似地陆续还着债务。逢年过节，是姜恩兰家最“热闹”的时候，门口要账的成群结队，她就每个人

200元、300元的都还一点儿，“人家既然来要，咱就统统认账。”

最辛酸的一年，因债主催得紧，大年三十晚上她还为客人送去两桌菜，赚的200元钱没焐热乎就还了账，回家后自己靠5个小煎饼过了个年。

姜恩兰住的房间里几乎没有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几个桌椅也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但抽屉里的一摞收条她却格外看重，“我虽然不识字，但记性却很好，所以就用‘画圈’的方式记账，还上一百就画一个圈，还二百就画两个圈。”

即便生活如此艰辛，姜恩兰还不忘帮助别人。只要在门口发现流浪汉，她都会送上吃的，给他们找个暖和避风的场所休息一下。“平日邻里乡亲有事找她，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忙。”村民说。

2013年5月，115万元的贷款本息还剩20余万元，眼看苦日子要熬到头了，姜

人，结合自己长期的观察实践，朱彩芹总结出了一套计算烟点位置的土办法——不用实地测量，光凭肉眼观察，就能够迅速准确地计算出烟点的精确坐标。

不久，朱彩芹就从瞭望、通讯的“门外汉”，变成了全局闻名的“土专家”。1998年，朱彩芹后来居上，取代丈夫担任沾河林区中心塔塔长。

火不灭，不下塔

沾河林业局施业区内有两处国家级重点森林火险区，大量防火信息的上传下达，都要由朱彩芹负责中转。特别是在发生火情、火警时，她肩上的责任更是重达千钧。

1996年春防的5月，外界火烧入南沾河施业区，数千人在火场扑火救灾，朱彩芹夫妇承担了90%以上的通讯任务。那场大火燃烧了整整25天，朱彩芹就整整25天没下塔，没睡过一个好觉。开始几天还有点干菜，十几天后，干菜吃完了，他们开始吃咸菜。咸菜吃完了，他们就喝酱油。酱油喝光了，他们就喝盐水当菜。最后，盐也吃光了，水也剩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啃干馒头。干馒头吃光了，火还没灭，没办法去买粮买菜，他们彻底断粮了。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一天只喝一杯水。就这样苦撑了25天，直到大火被扑灭。

2004年春防开始后，朱彩芹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初是头上起包，脸上长疙瘩，后来全身浮肿疼痛，头发脱落。她先后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在省城被确诊为红斑狼疮。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现代医学尚无效根治办法。在病痛的折磨中，朱彩芹仍然扔不下防火工作。那年10月15日晚上8时，乌斯孟施业区发生草塘火。当时，东南风达8级，对讲机已按时关机，无法中转信息。朱彩芹拖着虚弱的身体，骑车摸黑赶往瞭望塔送信，同丈夫轮流值班，连续奋战6个昼夜，保障了指挥部和火场信息的畅通。

2009年4月27日，伊南河草甸因雷击起火。扑火战斗持续了15天，朱彩芹也15天没有下过瞭望台。经她之手接转记录信息上万条，无一差错。

每一天，朱彩芹都要瞭望十几个小时，传递信息几百条甚至上千条。凭着超强的责任感、精湛的瞭望技术，26年里，她及时准确发现了无数次火情火险，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几十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彩芹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也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她连续多年被评为沾河林业局“三八红旗手”和劳模标兵，2012年，获黑龙江省“五一巾帼”奖章；2014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考虑到朱彩芹的身体状况，上级多次提出为她调换工作，却被她婉言谢绝。她说：“培养一个新人不容易，我有经验了，还得干下去。”

2014年，朱彩芹的儿子王留洋大学毕业。受母亲影响，他也走上了防火瞭望员的岗位。儿子值守的坤得气瞭望塔与猪山直线距离20公里，母子每天遥遥相对，遥遥牵挂。从此，朱彩芹的坚守变成母子两代的坚守。朱彩芹，一位平凡的基层林业职工，在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继续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